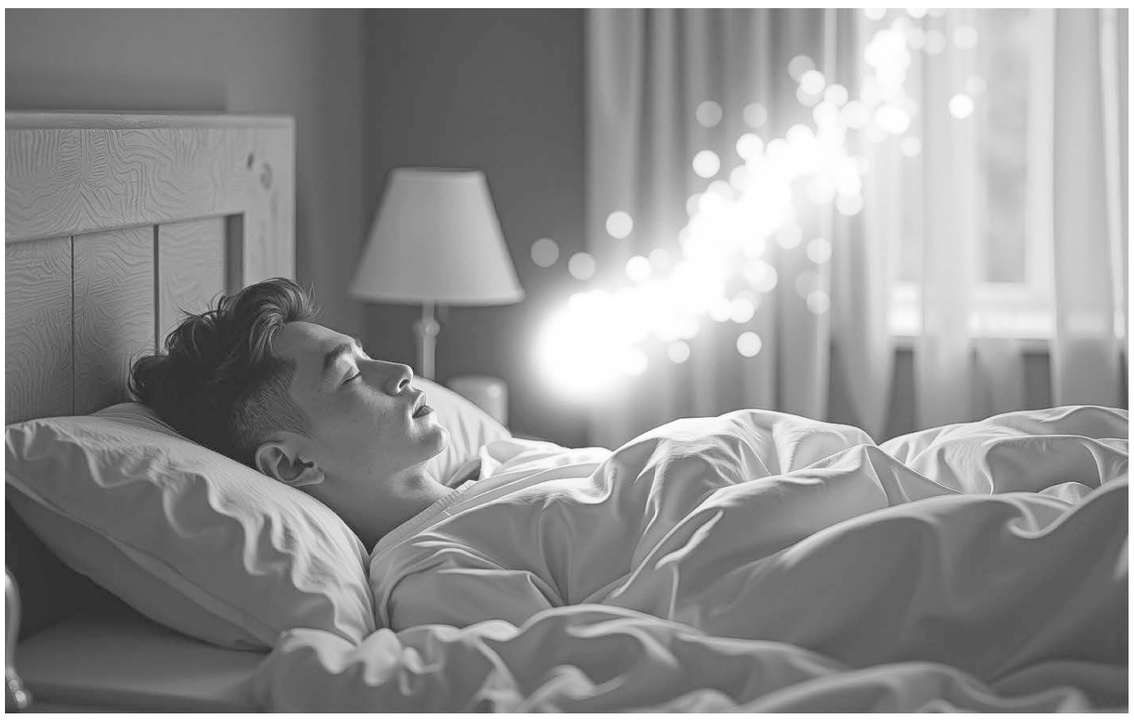
人與鬼魂的對話 下

文/青蓮 圖/Adobe Stock

這是發生在日本長野縣的一段真實靈異經歷，故事講述普通青年水澤在深夜打工回家之後，意外與一位靈體進行了深入交流，瞭解到神秘的死後世界如何運作與人見到鬼的一些真相。



水澤：爲甚麼會有人知道自己死了，還是要留下？

老頭：因爲他們不想離開自己的家人、愛人，所以留下來一直守護著他們。當然，所謂的守護其實也只是每天看著他們而已，而且隨著時間過去，當他的家人、愛人也都離世，並且選擇「上去」之後，這個世界就再沒人記得他，這個時候他就會慢慢變成一個小圓點，我們稱爲「靈球」。

水澤：那爲甚麼那些遊蕩的靈魂會喜歡聚集到湖泊或者隧道？

老頭：因爲聲音。

水澤：甚麼聲音。

老頭：媽媽肚子裡的聲音。

水澤恍然大悟，黑窄的隧道，有水的湖泊，與孩子出生前在媽媽肚子裡的環境類似，那些遊蕩的靈魂正是憑藉來到這個世界之前的最後記憶聚集到這裡，直到慢慢消失。

水澤又問：別人也能看見你們嗎？

老頭：通常情況下不能。

水澤：那就是那些有通靈體質或者靈媒之類的人才能看到？

老頭：你說的這兩類人根本不存在，誰能看到我們，其實是由我們自己決定。

水澤：那麼爲甚麼我能看見你們？我們並不認識。

老頭：這個問題其實我也不知道，因爲我們並沒有想讓你看見。

水澤：難道是因爲「鬼壓床」？

老頭：其實所謂的「鬼壓床」這種情況，只有在我們想讓你們聽我們說話的時候才會有，並且想讓你們聽到最後，不然中途你們肯定會嚇跑。所以才會讓你們動不了。

水澤：原來如此，確實，如果出現一個滿臉是血的鬼魂，我也會嚇跑。

老頭：不會的，沒有這樣的鬼魂，大部分的鬼魂對於自己的穿著其實非常講究。特別是女性！還有一些就是像我這樣的，穿著連體工作服。

水澤：對啊，爲甚麼你們要穿工作服？老頭：因爲我生前是電工，他是伐木工，我們穿工作服其實是想讓家人更容易認出我們，雖然可能永遠也見不到。

水澤：爲甚麼有時候拍照會拍到你們？那些照片應該都是眞的吧？

老頭：一般來講，你們是不能拍到我們的，但是有極少數特殊原因可能會被拍到，至於爲甚麼，我也不知道。而且我們也不想被拍到，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會有人非常生氣！

水澤：誰會生氣？

老頭：「媽媽」會生氣！「媽媽」非常可怕！

接著老頭給水澤說了很多關於「媽媽」的事。但奇怪的是，水澤醒來後記得所有對話內容，唯獨記不起關於「媽媽」的這段描述。

之後，兩個老頭告訴水澤，我們要走了，你要和我們一起走嗎？水澤驚恐的拒絕：不用了，我女朋友馬上就來。老頭聽後說：那好，我們走了，你會活很久。隨後便消失了。此時水澤發現，自己完全恢復了正常 。

女友來了之後，他立刻將剛才的經歷告訴了她。可女友認爲，他一定是在做夢。

第二天水澤上早班，下班回家後，隨手拿起一份當天的報紙，正看時他妹妹回來了。水澤的妹妹是當地一家醫院的護士，她看到水澤手中的報紙，突然用手指著報紙上的一張照片說：呀，這個人不是我的那個病人嗎？水澤翻過報紙，在訃告欄裡看到了一個熟悉的面孔，正是昨天見到的那個站在左邊的老頭！他問妹妹：這是誰呀？妹妹回答：這是我負責的一個病人，剛剛過世不久。水澤順口對妹妹說道：我昨天見過這個老頭，他讓我替他對你說一聲：謝謝。說完這句話，水澤愣住了：這個老頭並沒有讓他說甚麼，自己怎麼會這麼說的？妹妹也是一臉疑惑：哦，是嗎？然後便上樓了。當天晚上，這個老頭出現在水澤的夢裡，並對著他一直微笑。然後漸漸消失了！

後來，水澤將他的經歷告訴了很多人。也將和靈魂的對話整理出來發到網上，想尋找和他有同樣經歷的人。

北京北新橋鎖龍井之謎

文/紫萌編輯
圖/Adobe Stock

北京東直門內大街與雍和宮大街交會處，車流終日不息。地鐵五號線的列車在地下穿梭，行人匆匆走過，沒有人會特意低頭看一眼腳下。但老北京人私下常說，這座十字路口下面，壓著一口井。井裡有一條鐵鏈垂入黑水深處，誰也不知道盡頭鎖著甚麼。它叫「北新橋鎖龍井」。



一九五八年，北新橋一帶正在拓寬馬路。路口一座香火早已冷清的老廟旁，那口深井多少年來一直靜靜臥在原地，井口壓著厚重的石條，附近的老住戶都知道，這口井不能亂動。

施工隊爲了修路，不得不把井蓋掀開。井口一開，一股陰涼潮濕的氣息撲面而來，往下望去，甚麼也看不清。井壁上垂著一條很粗的鐵鏈。

在場的老人連連擺手勸阻：「這動不得！」但幾個年輕的工人不信邪，幾人合力，順著鐵鏈一節一節地往上捯。捯著捯著，鏈子越捯越多，絲毫沒有到頭的跡象，井底卻忽然傳來陣陣隆隆的悶響，夾雜著水流翻騰的聲音。工人們這才慌了神，連忙把鐵鏈重新放回井裡。事後，眾人用大石條把井口重新封死，上面直接鋪成了馬路。

老人們對井的確切方位，說法也不完全一致。有人記得它在路口東北角，緊挨著當年的廟宇；也有人堅稱，施工封井後，井口正被壓在十字路口最繁忙的車流之下。

北新橋地名的由來北京民間至少流傳著三個版本的故事。

朱元璋的噩夢

相傳朱元璋登基之後，連年征戰，百姓苦不堪言。一天夜裡，他夢見一位威嚴的龍王現身，怒氣沖沖地說：「你連年征戰，百姓民不聊生，我很生氣。我要和我的夫人，把北京城的水全部帶走，一滴不留！」朱元璋驚醒之後，滿身冷汗，連忙找來軍師劉伯溫。劉伯溫聽罷，沉思良久，說道：「看來這場戰爭，是眞的惹怒了老龍王。」

朱元璋當即召來大將高亮，命他無論如何要阻止龍王帶走北京城的水。正午日頭最烈時，高亮守在東門，等到龍王的女兒挑著兩隻水簍緩步而來——誰也不知道，那兩隻看似普通的水簍，裝的竟是北京城的江河、泉脈與湖澤。高亮看準時機，猛地挑破了其中一隻。水瀉如銀，漫地成河，他自己卻再也沒能活著回去。龍王和夫人痛失愛女的水簍，只能倉皇逃進了北京城北面的黑龍潭，暫時蟄伏了下來。

劉伯溫算準，龍王必定捲土重來報復，唯一的通道，就是北新橋這裡的一處「海眼」。他找來傳說中的神獸「江豬」，對牠說：「你先在這裡鎮著，等我建成了北京城，這裡的橋變舊了，你再出來。」江豬聽罷，一躍跳入海眼。劉伯溫轉頭對百姓宣布：「這裡以後再也不能叫舊橋了，就叫北新橋吧！」自此，舊橋改名北新橋，那口封鎮著海眼的深井，也就這樣被完整保留了下來。

劉伯溫 姚廣孝與岳飛的三方會戰

相傳劉伯溫建城之時，先擒住一條興風作浪的孽龍——龍公，鎖入北新橋的海眼，並對牠說：「你就盼著這座橋甚麼時候舊了，你就能出來了。」誰知劉伯溫前腳剛走，龍公竟帶著龍子破土而出，海水瞬間淹沒了大片民房。百姓們趕緊求助於二軍師姚廣孝。姚廣孝趕到時，海水已經漫過屋簷，他隻身迎戰兩條孽龍，一時間卻難以招架。就在千鈞一髮之際，天空劃過一道白光，一人瞬間制住了龍公——「姚軍師，我乃大宋岳飛，特來助你擒龍！」姚廣孝這才回過神，趕緊制服了龍子。

姚廣孝將龍公重新鎖入北新橋的海眼，又把龍子鎖在崇文門的鎮橋下，並在井上建了一座廟宇鎮壓——供奉的正神，依老北京人口耳相傳的版本，眾說紛紜，有的說是龍王，有的說是紀念岳飛而立的岳王廟或精忠廟。也因爲這個緣故，崇文門一帶自此不再敲更打點報時，而改用鳴鐘，這便是老北京人常說的「九門八點一口鐘」的由來。

大禹鎖蛟的遠古源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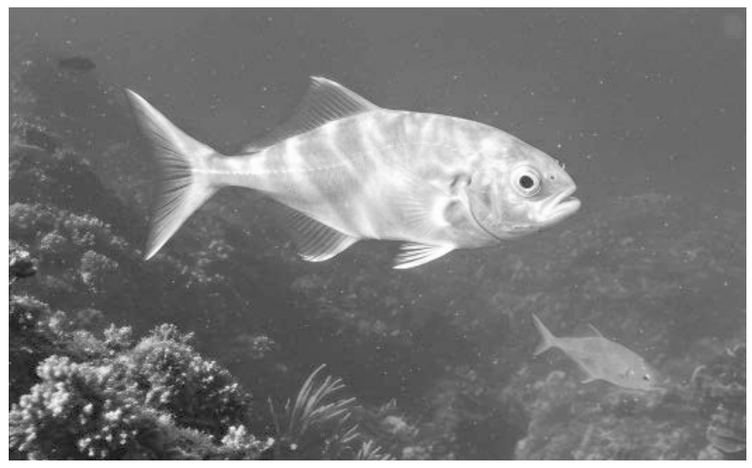
北京的鎮龍井，並不是孤例。從淮河到禹州，從濟南到巫山，中國多地都有「鎮蛟井」「鎮龍井」的傳說，最古老的母題，可以追溯到大禹治水——相傳大禹治水時，曾在淮水流域降服水怪無支祁，以鐵索鎖住，壓在井下或深潭之中。

北京北新橋的這口井，或許正是這種古老想像落到京城土地上的一個入口：人們相信，地下最深處仍有一股桀驁的水脈，必須用鐵、石、廟宇與人間誓言，共同鎮住。

傳說抗日時期，曾有日本兵帶人試圖把井中鐵鏈整條拉出。起初鏈子一節節被拖出井口，沾滿黑泥水鏽，可拉到後來，井中忽然傳出悶雷般的轟鳴，黑水翻湧，一股濃重腥氣直衝而上。日本兵最終不敢再拉，把鐵鏈重新放回原處——這段故事在北京民間流傳極廣。

另一說相傳，北京修建地鐵五號線時，線路原本要從北新橋一帶地下穿過，工程人員因爲忌憚附近的鎖龍井，不敢貿然驚動海眼，最終讓地鐵改道繞行。

參考資料：民俗學者金受申《北京的傳說》《太平廣記》等古籍所錄，唐人傳奇《古岳瀆經》相關記載，《山海經・大荒東經》。



南極冰層下的怪魚

文/天羽 圖/Adobe Stock

終年冰雪覆蓋的南極，在那厚厚的冰層之下，卻有著另一個截然不同的生命天地。

南大洋的海水中，生活著許多奇特的魚類。牠們在溫度低至 -1.86℃的水下，進化出了許多與正常魚類不同的特徵。

魚的體內含有大量水分，當環境溫度降到足夠低時，體內水分就會形成冰晶，對魚造成致命傷害。但南極魚類能夠忍受 -1.86℃的海水，關鍵之一就是它們體內的抗凍糖蛋白。這種蛋白能夠與冰晶結合，避免身體內的液體直接結冰。

不過也有研究指出，抗凍糖蛋白不能完全消除體內的冰晶，而是讓失去活性的微小冰晶長時間留在體內。即使在夏季水溫稍微升高時，魚體內的部分冰晶能被解凍，但仍無法完全清除，南極魚類仍須承受微小冰晶長期存在的潛在威脅。

與正常魚類不同的還有，南極有些冰魚沒有紅血球與血紅蛋白，血液呈現近乎無色的狀態。因此，它們也被稱爲「白血魚」。血紅蛋白通常負責攜帶氧氣，這些魚則是透過更高的血液流量、較大的血液容量與其他生理機制，維持身體所需的氧氣供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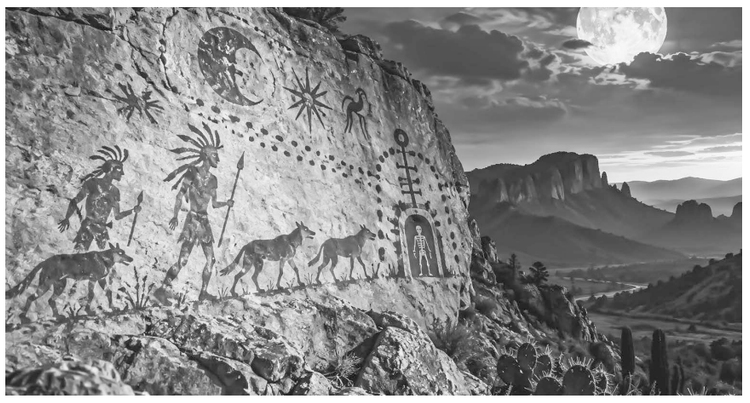
爲甚麼沒有紅血球與血紅蛋白，這些魚仍然能夠存活？科學界至今也沒有統一的觀點，目前也沒有足夠研究可以完全解釋其中原因。

南極魚類還有一項特殊能力，牠們沒有像普通魚類那樣的魚鰾，卻能自由自在的在冰水裡暢游。

魚鰾，是魚類調節浮力，讓自己能夠停留在不同深度的依靠。南極魚類沒有魚鰾，如何在海水中維持自己的位置而不會下沉？

原來南極魚類的身體具有特殊的浮力條件，牠們的骨骼中礦物質含量較低，同時體內脂質含量較高，因而能夠降低身體密度，幫助牠們維持接近中性浮力的狀態。

生活在南極海域的魚類並非都是小型生物。其中著名的南極犬牙魚，體長可以達到 2 公尺，壽命則可達到數十年。



墨西哥岩畫驚現冥界之旅

文/任鳳鳴 圖/AI生成

在墨西哥伊達爾戈州的山野之間，一些古老岩畫靜靜留存至今。畫面中似乎有一場神秘旅程正在反覆上演，一至兩名如同戰士般的人物，在犬科動物的引領下，走向與死亡、月亮、葬禮以及地下世界有關的冒險。

考古學家阿方索・托雷斯・羅德里格斯研究這些岩畫後發現，類似的「與冥界之主相遇」的圖像至少出現 55 次，分布於 25 個遺址。其中大部分可追溯至公元 350 年至 750 年間。這些刻畫也讓人得以窺見，古代人類對死亡的印象，以及生者與逝者、超自然力量之間可能存在的聯繫。

托雷斯・羅德里格斯將這類畫面稱爲一種「圖像句法」，也就是不同人物與符號按照特定順序組合，形成具有意義的完整場景，而非彼此毫無關聯的單獨圖案。其中引人注意的一點是犬科動物反覆出現在旅程之中。

在瓦帕爾卡爾科、希維因戈、達涅、聖米格爾德拉斯彼德拉斯等地，都能看到類似構圖。有時是一名訪客面對一名神靈，有時則是兩名訪客遇上一名神靈，也有兩名訪客與兩名神靈彼此對峙的場景。畫面中的犬科動物可能是狗、狼或狐狸一類的形象，牠們似乎承擔著「引路者」的角色，帶領人物走向另一個世界。

這些岩畫不能簡單地被歸類爲某一位特定的阿茲特克神祇，雖然後來的阿茲特克神話確實存在與狗以及冥界旅程相關的神話內容，但伊達爾戈岩畫本身具有更複雜的文化背景。

研究者進一步辨認出三組主要人物形象。其中一組人物帶有戰士特徵，身披蛇皮，雙手格外寬大；另一組以坐姿人物爲核心，被認爲與高地奧托米社群的神聖傳統有關；第三組由成對的祖先形象構成，呈現逝者與生者之間持續存在的聯繫。

托雷斯・羅德里格斯認爲，這些雙生形象並非完全相同，可能代表彼此互補的力量。其中一人與男性、戰鬥、太陽及軍事有關，另一人與女性、祭祀、月亮及農業相連。兩種力量並存，形成一種彼此對立又互相補充的關係。

類似的觀念在今日墨西哥山區的奧托米族薩滿傳統中，仍能找到某些可供比較之處。當地一名奧托米族巫醫認爲，人若要與超自然世界建立聯繫，需要具備靈魂的「雙重性」，也就是所謂的「雙心」。在這種觀念中，與另一個世界接觸不單純意味著死亡，可能是一場取得力量、恢復自身力量的旅程。

那些沉默的石壁沒有留下文字，卻一次又一次描繪著相似的情節，旅人出現，犬科動物引路，屬於冥界的存在在前方等待。